

力挺沪剧

童自荣

此刻,站在这里哇啦哇啦发一通议论,热心到极地点提一些希望的,就是我——一个号称疯狂老戏迷的童某人,他的背后还站着童太。不怕你见笑,若今晚有王盘声、蒋月泉的精彩节目,而又不巧要外出,我必会将随身带的袖珍收音机搁在太太肩头,两个戏迷一边聆听,一边心情极佳地往前赶路。这样的生活细节绝非虚构,而是直到今天还习惯成自然的。

沪剧在今天,当然不再像曾经那么辉煌。但沪剧的生命力那么弱吗?至少我们这一帮上海的老戏迷会异口同声地说:NO。且听听一个70余年沪剧老戏迷的心声。

我对沪剧的理念和希望是这样的:我绝对相信沪剧永远不会消亡,此其一。其二,沪剧事业不可小看,它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剧种,它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特、稀缺性亦是不可替代的。记忆犹新,沪剧所涌现出的许多辉煌杰作,除了拍成电影的《星星之火》,还有《芦荡火种》《红灯记》《杨乃武与小白菜》《碧落黄泉》等作品,都是上海的首创,有的剧作我们还慷慨“奉献”给京剧等其他剧种,供他们移植。我们也难忘,50年代末,一场上海沪剧流派大会演——《雷雨》,曾经怎样地上海滩家喻户晓,轰动一时。其三,我的结论是:只要我们戏迷们、对沪剧好奇的年轻朋友们、对沪剧推广热心且有责任心的人们一起来努力,一起来奋斗,那么,打破沪剧不温不火的局面是有希望的。

我个人自然还有些念头,说出来供大家讨论。热爱沪剧的非沪剧从业的文化界人士,如何为沪剧事业的大振兴尽一份力?想起以前电台曾准备把我们聘为故事频道的艺术顾问,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实现,那么现在戏曲频道是否可考虑设置一个顾问性质的机构?

又在想,现在每周有星期广播音乐会。那么我们是否可设立一档星期广播戏曲会,而且让沪剧节目来带头(参与的专业和业余的都应有份)。现在还有网络可帮忙发挥推广作用。我们在发现人才、保护人才、培育观众等方面,的确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还具体地希望:电台播送的节目,要大面积地、反反复复地播放两位沪剧艺术大家王盘声和袁滨忠的作品,他们的代表性无可置疑。我认为要强调:王盘声老师的最大特色便是天然的鼻音,在观剧导向上这一点不可忽略,因此包括小王盘声(他在近年纪念王盘声100周年诞辰演唱会上亮过相)的演唱也要多放。而袁滨忠老师早逝,他的代表作《苗家儿女》《红灯记》《年轻的一代》等应多多播放,让年轻的朋友们对他有更多了解。不必担心重复会导致审美疲劳!这样的好嗓子,多听听他的原作,多听听他的吐字、唱腔,朋友,不把你迷死才怪呢!

我还想补充一点:千万不要小看沪剧的业余爱好者,那些票友群体。许多有天赋的人才,事实上就蕴藏在这许多业余队伍里面,等待我们去发现。最近就听说,宝山区有个男生唱袁派十分像、十分有味,更早就听说有“小杨飞飞”,不但有味,而且声音条件跟杨飞飞老师非常之接近。我们无疑要满腔坦诚地关注他们的成长,为他们好好创造演出条件。昨天从手机上听到,30年前曾正儿八经举办过一场业余沪剧爱好者的演唱赛,还是现场直播的。多么好的一场演出啊!是不是有可能,再来它一次?

行文至此,忽有一个闪念:要么,也来凑凑热闹?比方挑个《啼笑姻缘》的本子,我播演樊家树,用沪剧朗诵全部台词,唱的部分全部由一个女生来担当,如何?

晨跑后,习惯性抬头看天,竟发现很不一样。天空的云层被齐刷刷地切成了两半。切口一侧,是洗过镜面一样的蓝天,另一侧是纯白的积云,像种菊人家道场上摊晒的杭白菊,厚茸茸,好像天上也有一个善种杭白菊的桐乡。甚为诧异,第一时间把奇观拍了下来,发给气象工作的一位朋友。对方很快发来信息说,这在气象上叫断层云,也被称为“阴阳天”,比较不常见,预示未来会维持晴冷干燥的天气。一听不常见,我很是美滋滋。即便下一刻它们随风而逝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刻它已投影在我心……

看云卷云舒,任云在心里随意赋形,人很快能融入到天马行空的忘我境地。好看的云,有助于激发人从内心生发出温柔和友善的神态。

不久前去青海。飞机穿过气流的障碍,翱翔在万米高的云层之上。透过舷窗,太阳光芒万丈,云层白白厚厚推搡,充满蓬勃而强悍的动感。顷刻间,拱出一个个圆鼓鼓的包,像因纽特人用雪块砌成的圆顶小屋。“妈妈快看。”脆亮的童音在耳边响起,“汤圆。”靠窗的小女孩手指着窗外对在汤锅里说。“哇,好多好大的汤圆,肯定又香又甜。”妈妈喜上眉梢地回应。小女孩听着妈妈的话忍不住咂了咂嘴,嘴角荡开甜蜜的笑容。

诗人说,云是人们扔在天上的童心和好奇心。看云的时候,这些心就回来了。苏学士肯定也会赞成诗人的话,不然也写不出有趣的《撻云篇》。

那年,苏学士从城中回,途经山道,

看到白云滚滚从山中涌出,还闯入到车中,在他身上爬来窜去,就像一个停不住的熊孩子,苏学士把白云毫不客气地关进了竹筐,“撻取置筐中,提携反茅舍。开箧乃放之,掣去仍变化。”带回家后放出来,白云还保持原有的形态奔走。“撻云”这种超出寻常生活经验的举动,泄露了苏学士于豁达与豪放中的一脉天真。

《绍兴府志》记载有个叫杨珂的人,不知道是不是受苏学士影响,一次到余姚四明山游玩,见云气翻涌,就在云深的地方,以双手捉云,装在酒瓮中,用纸皮封口后带了回家。与人酒后,炫耀地问对方:“想看四明山的云吗?”他在酒瓮的封口上用针扎了一个小眼,那白云就如阿拉丁神灯里能随时听候召唤的神仆一样,从针眼里轻轻地透出来,不一会儿,湿漉漉的云气就充盈了整个屋子。

古人要当个云彩收集者颇为不易,现代人可就便宜多了:高原盐湖上高低垂挂顾影自怜的淡积云,花椰菜一样朵朵绽放的高积云,金红色贴在空中的羽毛云,侍弄得整整齐齐的鱼鳞云,飘飘乎如遗世独立于山峰的卷云,恶龙绞缠令人胆战心惊的糙面云……手机相册里留住最长久的云系相片。

经常翻看一册《云彩收集者手册》,里面囊括了每个云族和云种的特征,还介绍云彩的形成原理,很开眼界,也很有科普的意义。但我以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审美,在于提示我们多多地抬头去看云,做一个懂得欣赏大自然的诗人。

美丽的云常有,愿看云的人亦常有。

如今热爱健身的女性越来越多,既要形体美也要精神美,这样的当代健康观其实是经过长时间的酝酿、社会文化的改造才成型的。在近代体育观发轫时期,就有一批教育家努力的身影。徐一冰就是其中一位。

徐一冰(1881—1922年),又名益彬,浙江南浔人,著名体育教育家。1905年赴日本大森体操学校学习体操,其间加入同盟会。1907年回国,在上海设立华商体操会,并在湖州旅沪公学、上海爱国女校等校任教。1907年,他与王季鲁、徐傅霖等人筹划创办中国体操学校,1908年3月3日正式开学。他以此为中心,于1908年创办了《体育界》,将其所学习到的先进体育知识和理念传授给当时体育较不发达的中国。《体育界》后因经费不足,无法支撑而停刊。1914年3月,《体育杂志》在上海创办,共出两期,被看作是《体育界》的延续。

徐一冰对女性体育十分重视。他并不只停留在舆论呼吁上,而是身体力行地去直接或间接促进女性体育素养的提高和女性体育教育的普及。早年,徐一冰便与同学郭凤韶、包玉珍等人参加过妇女运动。不仅如此,还设立女子学校,1907年,由徐一冰等与上海爱国女学总校接洽,在南浔设立分校,初名上海爱国女学分校,后改为南浔第一女子初级小学。中国女子体操学校则于1908年在均益里开学,这是我国第一所女子体育学校,校长为王季鲁,其前身是中国体操学校女子部。随着学生人数增加,学校迁到了宝山路宝山里,后改名为中国女子体育师范学校,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办。

徐一冰对女子体育的培养理念是先进且丰富的。提倡“健康美”和妇女解放是他的主要思想之一。《体育杂志》中处处展现他对女子学习体育的认同。一篇题为《女子体操所以美容》的文章阐述了女性和美容之间的关系:“随着女性年龄增长,美好的容貌逐渐褪去,适度练习体操不仅可使女性变美,也可使其身体强壮,体态优美。”刚柔并济是他的另一主张。《编辑谭谭浅言》一文积极提倡女性练习体操游泳,可以让女性精神和身体都能坚强有力。他甚至还鼓励女性学习传统兵法。他期望将旧式女性观从以“裹小脚”为美的病态中解救出来,进而让女性真正感受到通过体育所带来的健康美。今日朝气蓬勃的新女性世界,或许足以告祭这些先行者了。

近代体育家徐一冰

周思羽



边看边聊



西河古镇 (钢笔画) 章荣忠

民俗:出门“宁愿带根绳,不愿带个人”。我大哥却在1954年春节探亲假结束后带我去武汉读书。

正月初六。老家至衡阳不通公路,七十多里路程全靠步行。母亲在鸡叫头遍时起床为我们做早饭。母亲生养了三个儿子,二哥早夭,现在老大又带老么远走他乡,她心里自是空落落。走到邻村的山坳,还看见母亲站在屋后的小坡上凝望。

那年大哥23岁。我12岁,还差半学期高小毕业。

也不知走了多久,前面有条河挡住了去路。渡船泊在对岸,大哥客气地朝那个类似做“公益”的大爹喊:“老信子哎,麻烦您老撑一篙啰!”上得船来,大哥告诉我:“这就是地图上标注的湘江支流蒸水,乡

民谚:出门“宁愿带根绳,不愿带个人”。我大哥却在1954年春节探亲假结束后带我去武汉读书。

正月初六。老家至衡阳不通公路,七十多里路程全靠步行。母亲在鸡叫头遍时起床为我们做早饭。母亲生养了三个儿子,二哥早夭,现在老大又带老么远走他乡,她心里自是空落落。走到邻村的山坳,还看见母亲站在屋后的小坡上凝望。

那年大哥23岁。我12岁,还差半学期高小毕业。

也不知走了多久,前面有条河挡住了去路。渡船泊在对岸,大哥客气地朝那个类似做“公益”的大爹喊:“老信子哎,麻烦您老撑一篙啰!”上得船来,大哥告诉我:“这就是地图上标注的湘江支流蒸水,乡

民俗称“草河”。你看它从我们那边弯来弯去弯到这里水面宽多了吧,它在衡阳石鼓书院旁边注入湘江……”大哥在我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弟弟普及乡土地理知识呢。

进了衡阳市区,大哥先找一家小饭铺,点了三四个用家乡特有的茄干、豆角干和泡椒之类炒的辣菜,都是在外乡想吃又难以吃到的东西。饭毕,带我乘小火轮过湘江,去江东岸衡阳火车站。这一天啊,我不但两脚

忙煞,两眼更忙,汽车、水车、小火轮,“雁城”衡阳的繁华市街、宽阔的湘江、电灯……仿佛一天之内就领略了大千世界的文明精粹。翌日,我们在武昌站下了车。面对烟波浩渺的长江,我惊诧得一时无

语。大哥搂着我肩膀,指给我看哪是汉口哪是汉阳,“九省通衢”的武汉镇果真气势不凡!江边有私人摆渡船,大哥择近上了一条,船到江心,波激浪涌,令我心惊。

到了汉阳,我随大哥住在机关后院的单身宿舍里。大哥帮我办好插班,进了汉阳三小。上初中就住校了。临到升高中的关键节点——时为1957年

在“夜光杯”上读到一篇《鸡粥》,作者写“真感谢一直让鸡粥留在菜单里的人啊,让所有身处困顿的人,感受到一点温暖,那点温暖也许不足以解决所有问题,却能让我们生出些许勇气”,读完深以为然。上海话里的“乐惠”,应该快乐和实惠的意思。一样东西好吃,但如果价格贵了,那么吃完负罪感油然而生,也就快乐不起来了。唯有价廉物美,才能收获双重的快乐吧。

年轻时我喜欢吃三文鱼刺身,呼朋唤友去日料店,叫上一盆一盆厚切的刺身,当真是“吃个老母猪不抬头”。怀孕了,依然放不下对三文鱼的爱,丈夫驱车带我去酒店畅吃自助餐。果然等孩子生下来,她和我一样,也是三文鱼刺身爱好者。

在魔都吃一份300克的三文鱼刺身大约要150元出头。我家对面开着一家三文鱼连

锁店,实在懒怠下厨的时候,就去买一份现切的三文鱼刺身,夏天吃尤其凉爽。女儿发明了在白米饭上包一片刺身和海苔,假装是寿司的吃法。

三文鱼的鱼腩部分尤其好吃,鲜红的刺身上裹着一层白色的脂肪,在阳光下,不同角度泛着不一样的光。入口之前,我喜欢微微凝视一下,就和看戒指上的钻石一样。因为怕小孩贪吃,每次买来我都要数好片数,规定一家三口平均分配。一份三文鱼差不多21片,一人7片,怪可怜的。

偶然有一次,买刺身时遇到有个老人问店家,有没有三文鱼头?店家从橱窗的角落里拿出一只鱼头,只要20块!我心说,真便宜啊,还是老人家会过日子。于是,有天中午我也去买了一份。

日料店里有一道盐烤三文

七夕会

一点,但下锅大小刚刚好。三文鱼排的分量很足,香煎也很好吃,和煎带鱼一个意思,只不过带鱼的骨头是不能入口的,而三文鱼排的骨头柔软近乎透明,牙口好的话,可以一节一节咬断,吮吸骨髓里面的汁,异常鲜美。这样一份组合可以拆分成两顿吃,中午鱼头汤,晚上煎鱼排,真的做到了“一鱼两吃”。只要23块9毛就能对付两顿,还有比这性价比更高的料理吗?

周末最愁三餐吃什么,感谢三文鱼组合的出现让难题迎刃而解。早上叫个外卖,中午鱼头汤氤氲满室,傍晚煎鱼排的油香四溢,吩咐小孩摆放碗筷的间隙喝上一口沁凉的啤酒,恍惚间想起当年那个畅吃三文鱼的自己——只不过,生食改成了熟吃,对身为家庭主妇的我来说,这大概是食量和荷包都一降再降之后,温暖自己的一道“心灵鸡粥”吧。

美食

●国内邮发代号3-5/国外发行代号D694/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广告经营许可证号:3100020050030/社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邮编:200041/总机:021-22899999转各部
●本报印刷: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等,在国内6个印点同时开印/上海灵石、上海龙昊、上海界龙/北京、香港、美国洛杉矶
●本报在21个国家地区发行海外版/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西班牙、泰国、菲律宾、日本、法国、巴拿马、意大利、荷兰、新西兰、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英国、德国、希腊、葡萄牙、捷克、瑞典、奥地利等

24小时读者服务热线 962555 本报零售价 每份1.00元 69355631504518